

我们的答卷

文/庐山

匡庐水

去年春天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自报家门说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希望能跟我做一次当面交流。就冲上海社会科学院这个金字招牌,我也绝无拒绝的理由。第二天上海李勇杰先生便如约抵达我的工作室。刚坐定,李先生便从提包里取出《嘉兴乡土语文读本》、《湖州乡土语文读本》等几本书摆到桌上。李先生说,这是他们上海社会科学院长三角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个课题,目的旨在面向中小学生学习编写一套长三角城市的乡土语文读本。之所以找到我,缘于无锡作家许墨林先生的推荐,而许墨林先生正是《无锡乡土语文读本》的主编。至此我方如梦初觉,原来是这么个差事啊。于是我拿起书翻看起来,一面在心里掂掇是否接下这个任务。编写此类读物对我而言可谓轻车熟路,因为原先我在单位的工作重心便是编写文史资料。十余年的操练我自信应该是能够胜任的。遗憾的是那个阶段我的日程安排得太满,时间上很难保证。李先生闻知后笑了笑,大度地表示只要我接下来就行,一切好商量。话说这份上,那也只得赶鸭子上架了。

首先我要做的事是搭班子,得在辖市区物色帮手。好在过去的工作经历给我提供了广泛的人脉,主意一定我就开始了对辖市区的穿梭拜访。丹阳石胜华、句容李锋、扬中范继平、丹徒殷

明、市区赵康琪、张峥嵘、裴伟几位专家热情地施以了援手,编委会宣告成立,编写工作遂正式拉开序幕。

镇江是一方人杰地灵的沃土,3000多年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英豪辈出,先贤们以高尚的襟怀人品,闪光的道德文章,昂扬的人文精神,为我们的城市赢得了荣誉,也形成一股磅礴的文气,滋养着、激励着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代代后人。乡土文化是民族的根,是注入我们肉肉的基因。爱国爱家的感情都始发于这块热土的地气,青少年学生的成长,都离不开前辈师长的培育教导,都离不开众多名人精神的感召。为此,编委们一致认为作为乡土语文读本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广大青少年学生编一本镇江乡土语文读本意义深远、责无旁贷。

然而编写的过程并不顺利。作为本书的主编,我的思路从一开始便出现了问题。最初我的出发点是编写一本包罗万象的读本。但初稿出来后大伙都感觉到可能哪里出了问题。类似的读物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奉献了他们的心血和才华,而我们针对的对象主要是中小學生,必须改弦更张编出自己的特色来。感谢裴伟先生的及时提醒,更是要向本书的顾问老领导钱永波先生致敬。从布局到内容,钱永波先生多次召集编委们开会研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本书的顾问之一赵珏先生也从繁忙的工作中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精神上的大力支持,使得这本集子得以顺利完成。

《镇江乡土语文读本》由江苏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近28万字,由“镇江篇”、“丹阳篇”、“句容篇”、“扬中篇”、“综合篇”五个单元组成,并配以40余幅精美图片。

钱永波先生在亲自撰写的《序言》中热情洋溢地说道:

“这本读物的编写是花了大功夫的。特别是诗词、文章,大体做到了既好中选优,又照顾到方方面面,不仅有镇江市区的,而且有丹阳、句容、扬中的,时间跨度从南朝到现代长达1500年;其余部分,有名人掌故,外国友人眼中的镇江,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丰富多彩。我对镇江历史文化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镇江的山水文化。寄托山水,抒情言志。如谢灵运、王湾、李白、许浑、杜牧、苏轼、王安石、辛弃疾、陈亮、赵禹珪、龚自珍、闻捷等诗篇都是。二是‘科教三星’。南朝宋时的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发明圆周率、大明历;沈括在润州著《梦溪笔谈》,英国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李约瑟博士称之为‘中国科技史上的坐标’;我国著名桥梁专家、教育家茅以升就是镇江人。这三个人,先后有三颗小行星以他们的名字命名,月球背面还有

以祖冲之命名的环形山,因此,有人说‘三星高照是镇江’。三是‘文学双璧’。即世居京口的刘勰著《文心雕龙》,南徐州南兰陵(今丹阳)人、史料又有记载萧统在招隐山增华阁主编的《文选》,学者们称为‘文学双璧’。四是‘书画二米’。即移居润州的米芾、米友仁的书法作品和‘米氏云山’画作。五是‘公廉二仕’。即南宋镇江知府蔡洸,清朝镇江知府王仁堪。我注意到,这些内容,在书稿中都有所反映,小中见大,生动活泼。此外,编者对一些文言文的文章,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序志》,萧统的《文选序》,还直接选用比较权威的今译本,以便于读者阅读,少数名句则注明原文。总之,这本乡土语文读本,有助于帮助读者、尤其是中小學生了解中华民族和地方的优秀传统文化,激发爱国、爱乡、爱自然的热忱,培养审美情趣和写作爱好,从名人身上学习爱祖国、爱人民、开拓创新、求真务实、不畏艰险、乐于奉献等优良品德,也为中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了讲课的辅助材料。”

在八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中,使我们有机会较为系统地领悟家乡那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近距离触摸到家乡那动人的情怀。这是一个深入学习的过程,是一次精神的洗礼。我们希望能跟更多的同学们一起分享这种无可取代的快乐。

珍贵的“说岳全传”版画

文/廖风翥

白描绣像

寒斋藏有一部同治庚午年(1870年)上洋务本堂梓行本《说岳全传》,卷首有绣像二十叶四十幅。《说岳全传》带绣像的刻本,所附绣像基本都是这四十幅图,各版之间虽多摹刻,但总体相差无几。因此,这部本堂刊本在《说岳全传》绣像史上,颇具代表意义。



宗泽



韩世忠



梁夫人



金兀术

岳飞的故事之所以妇孺皆知,一大半的功劳,当归于通俗小说《说岳全传》。这部清康熙年间出现的讲史演义,不仅取代了此前的所有“说岳”小说,成为“岳家军”故事的定本,而且还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注意,被列入了当时的禁书。清廷为什么禁毁《说岳全传》呢?岳飞抗金,抵御的是外族入侵。书里生动地展示了南宋初年激烈的民族矛盾,这对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统治,无疑会产生不利影响。此书被禁,自然在情理之中。

早于这部《说岳全传》,“说岳”故事早已在民间广为流传。特别是南宋灭亡之后蒙古建立元朝,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能有像岳飞一样的民族英

雄出现,救时济世,于是有关岳飞的各种剧目,开始出现在戏剧舞台上。到了明代,不仅“说岳”戏曲继续发展,讲述岳飞故事的小说也不断出现,包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武穆精忠传》等。

为什么《说岳全传》的刊行,让其他几部“说岳”小说渐至湮没无闻了呢?主要原因在于,明代的这几部“说岳”小说比较拘泥于史实,艺术感染力不强,相比于《说岳全传》,不能够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

《说岳全传》现存最早刊本为金氏余庆堂刻本,题“仁和钱彩锦文氏编次,永福金丰大有氏增订”。二十卷八十回。余庆堂刻本是没有绣像的。

《说岳全传》很多其他刻本,像奎元堂本、本衙藏板本等,同样都是不附绣像的。

寒斋藏有一部同治庚午年(1870年)上洋务本堂梓行本《说岳全传》,共十册,二十卷八十回,卷首有绣像二十叶四十幅。《说岳全传》带绣像的刻本,所附绣像基本都是这四十幅图,各版之间虽多摹刻,但总体相差无几。因此,这部本堂刊本在《说岳全传》绣像史上,颇具代表意义。

该刻本所附四十幅人物绣像,除金兀术、哈迷蚩等极少数几幅有关金人的绣像外,其余均为宋朝王侯将相。其中部分人物绣像,亦颇见精神。如击鼓战金山的梁红玉梁夫人,抗金名将宗泽,金国四太子金兀术等。值得

注意的是,这套产生于同治年间的绣像,人物造型吸纳了不少京剧舞台装扮。像梁夫人像,人物头束花翎,背插靠旗,别有一番英姿飒爽。这体现的是戏曲对传统小说绣像的影响。

可惜的是,《说岳全传》产生于清代中叶,此时正是小说版刻衰微的时期,因此这部颇有影响力的讲史小说,也就不可能产生令人激动的版刻力作了。正如一些论者诟病清中叶以后版刻作品一样,这部本堂刊本绣像,人物全无背景,有失韵致。少数几幅,包括岳飞,不知是绘工还是刻工的原因,令人有点不忍直视。不过总体来说,这套绣像差强人意,能有这样的一套木刻作品,总算弥补了《说岳全传》小说绣像史略显苍白的遗憾。

编辑 戴蓉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振宇